

## ● 體育學校前途之發達

楚狂

近世文明各國之教育。概分爲德育智育體育三者。專求人類的道德智識及體格達到完全極點。以養成完全的人格。故一般中學校以下的學校。均須三者兼施。而其成效卓著。亦夙已爲世界之所公認。我國自保護政府設立各種新教育的學校以來。莫不應有盡有。其成效亦已指不勝屈矣。唯體育的專門學校。尙未暇及。河城督教阮季瓚先生少曾遊學巴黎。對於人類的體格特深注意研究。知我國人體格薄弱。縱有聰明的天稟。而其體力缺乏。亦無從可受完全之教育。因與同人組織設立體育學校。政府特深獎許。與之以種種補助費。學校之成立已數年於此矣。今在順化路近傍。有一最大運動場。每日均有西教員教授就學者。濟濟然。去年十二月日。曾開大運動會。作種種靈巧的運動。政府當局及各名公前來參觀。均爲之贊嘆不置。先生現又方籌擴張。以便收容熱心向學者。聞慕義捐助者甚多。其前途之發達。正不可限量。而其爲我學界造幸福者。亦非淺鮮也。關於教育學體育之如何必要。及其歷史如何。余試略述以供參攷。想與阮先生抱同感者。不乏其人。  
身體教育上而有體育之理想者。乃欲養完全之身體。使之具美麗強健及敏捷等態度者也。夫教育真正之目的。不在於身體。而在於心意。然心身有相關之理。故智德二育與體育。決不許其相離。  
體育可分爲消極與積極兩者。前者務其不減損天賦之體力。屬於一切衛生範圍。爲後者之基礎。後者則謀身體之完全。努力期體力之增加。以打勝外來之強勢。其方法主在精神之修養。及爲種種運動。與身體及精神以鍛鍊。普通之所謂體育者。非在前者而在後者也。頗廣義之體育。寔與人類的發達並行。然近世狹義之體育。即對智德二育及由科學的而按出之成爲問題者也。

普通教育之體育理論及實際。以生理學教育學國家學爲基礎。體育之利一在於身體完全發達。可爲完全之生活。二身體之發達不但助成心意之發達又能使心意之作用滿足。三身體之發達不但爲職業教育之準備。又使之由體育得身體之鍛鍊。不問平時及意外均可增進實際上生活之便利者也。

體育之起源論者不一。一說古代印度婆羅門僧徒。因勤學過度。身體衰弱。於是始知體育之必要。行種種活發運動。其法漸漸進步。遂成爲按摩法十八勢。婆羅門導引法十二法。一說古由中國傳之。西洋各國。雖在中國無特別體育科之設立。然六藝之中。有射御二者。助身體之修鍊。又後漢名醫華佗。爲五禽之戲。又道家仙家等。各各設固有之體育。講延命之術。埃及及波斯三千年前。亦曾舉行種種體操。并有記載以教後人者。其在泰西歷史上最顯著者。爲上古希臘之體育。其中如斯巴爾達國(Sparte)。其基於 Lycurgue 之立法。則欲國民武勇強壯。以向戰場臨大敵。爲數而之本領。與精神修養相待而行。乃強迫極端鍛鍊的體育。又女子亦教之以體育。與男子相同。生兒孱則棄之於野。男子七歲以上入共同之教育所。至二十歲始許之出所。其教科則以體操及種種武技的運動爲主課。又使之習慣戰時之艱苦。平常使之慣衣食住上之種種苦痛。且其日常生活每日要體操兩回。其在雅典(Athènes)。基於 Solon 之立法。亦重體育。然其主義不但作成武備之兵士。又爲美術的教育。關於兒童之教養。規定七歲即離教育者之手。至十八歲始入教育場。凡男子必先習游泳與讀書。凡富貴者則體育科與他科兼修。奴隸者不得學體操科。羅馬在未征服希臘以前。亦注意於體育。要養成強壯之軍隊。及中世歐洲體育學發達。始有武士的修鍊。長保其特色。近

則遠而歐美。近而中日各國。莫不從事鼓勵。以求斯學之進步。往往聯絡各國設大運動會。以決勝負者。其潮流之普遍。可以推而知之矣。我國從古未有此等教育者。有之則自今日始。自今日之體育學校始。阮先生創設之苦心。與我青年之勇健的趨向。將來之發達。余知有非筆墨所能描寫者。之

國朝典禮考

○皇朝一欲考國朝之典禮須先考  
皇朝

禾  
雨

皇阮發祥於清化省河中府宋山縣嘉苗外庄。先代阮德忠公爲黎太尉。以其女進爲黎聖尊之后。卽黎憲尊之母。其辰爲西曆一千四百六十年至一千五百零四年。去今幾五百年間也。太尉公生義國公。義國公生弘裕公。仕黎憲尊辰爲經略使。襄翼帝辰爲太傅。封澄國公。奉本朝肇祖。乃澄國公所由生也。己丑西曆一千五百二十九年爲莫登庸明德三年。肇祖率師討莫。以扶黎統。至癸巳一千五百三十三年復立黎莊尊受黎封爲興國公。其後贈封爲照勳靖公。奉太祖皇帝乃肇祖之庶子也。一千五百五十八年太祖入鎮順化。開拓我國自廣平以南之地。而我國之版圖日以式廓。皇朝對於我民族南進之功。寔顯然在世也。今試從各世代與西曆之對照如左。

按帝鎮順化辰順化之民皆稱爲仙主。

**熙尊孝文皇帝一起癸丑。黎敬尊弘定十四年。**  
**西曆一千六百十三年。至乙亥。黎神尊陽和元年。**  
**西曆一千六百三十五年。共在位二十二年。**

按各史家稱爲佛主。皆以甲寅黎弘定十五年爲帝在位之元年。

內子。黎神尊陽和一年。神尊福泰六年。

按史家皆稱爲上主、爲太保、爲公上王、以黎陽和二年爲帝在位之元年。

太尊孝哲皇帝一起<sub>戊子。神尊福泰六年。</sub>至<sub>丁卯。黎禱尊正和八年。</sub>共在位三十九年。

按史家稱爲賢主、或賢王。

英尊孝義皇帝一起<sub>丁卯。禱尊正和八年。</sub>

<sub>辛未。黎禱尊正和十二年。</sub>至<sub>西一千六百八十七年。</sub>共在位四年。

按史家稱爲義主、或義王、以黎正和九年爲帝在位之元年。

顯尊孝明皇帝一起<sub>辛未。黎禱尊正和十二年。</sub>

<sub>乙巳。裕尊寶泰六年。</sub>至<sub>西一千六百九十一年。</sub>共在位三十四年。

按史家稱爲明王、以黎正和十三年爲帝在位之元年。又按帝壽五十一歲有子女共一百六人。

肅尊孝寧皇帝一起<sub>乙巳。裕尊寶泰六年。</sub>

<sub>西一千七百二十五年。</sub>至<sub>戊子。黎懿尊永佑四年。</sub>共在位十三年。

按史家稱爲寧王、以黎寶泰七年爲帝在位之元年。

世尊孝武皇帝一起<sub>戊午。懿尊永佑四年。</sub>

<sub>西一千七百三十八年。</sub>至<sub>乙酉。黎顯尊景興二十六年。</sub>共在位二十七年。

按史家稱爲武王、以黎永佑五年爲帝在位之元年。

睿尊孝定皇帝一起<sub>乙酉。顯尊景興二十六年。</sub>

<sub>西一千七百五十五年。</sub>至<sub>丁酉。顯尊景興三十八年。</sub>共在位十二年。

按史家稱爲惠王、或定王、以黎景興二十七年爲帝在位之元年。至乙未景興三十六年順京爲北圻鄭軍所侵。帝乃退守南圻。遜位於皇孫新政王。自爲太上皇。至丁酉年九月十八日被西山之變與新政王同辰遇害。

向上乃奉究世祖以前列聖自

太祖嘉裕皇帝起於戊午。

<sub>千五百五十八年。</sub>至

睿尊孝定

皇帝丁酉。

<sub>十七年。</sub>千七百七

共二百十九年。卽爲黎朝之英尊、世尊、敬尊、神尊、真尊、玄尊、嘉尊、熙尊、裕尊、帝維

祐純尊懿尊顯尊辰間其辰奉本朝

列聖出鎮南服奉黎正朔未稱帝號也今請恭錄

皇朝自世祖高皇帝一統國上之後。

謹按世祖高皇帝起於戊戌。

千七百七十八年

即黎景興三十九年其辰僞西阮文岳稱號爲泰德

元年據大南寔錄正編第一紀所載是年正月諸臣奉

帝爲大元帥攝國政

至壬戌嘉隆元

年。西一千八百零二年

則

帝攝政之辰期爲二十三年至壬戌年五月初二日。

西一千八百零二年

年六月初一日

帝既平西

山奄有南北兩圻卽皇帝位建元嘉隆奉本朝之正

帝號由此始故今請從嘉隆元年

恭錄

世祖高皇帝一壬戌。

嘉隆元年西一千八百零二年至

己卯嘉隆十八年十二月日

在位十八年

謹按帝攝政二十三年卽帝位十八年共在位四十一年。

聖祖仁皇帝一庚辰。

明命元年正月初一日西一千八百二十年

至庚子明命二十一平十二月日

在位二十一年

憲祖章皇帝一辛丑。

紹治元年西一千八百四十年至

丁未紹治七年九月

西一千八百四十七年在位七年

翼尊英皇帝一戊申。

嗣德元年西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至癸未

嗣德三十六年

西一千八百八十三年在位三十六年

恭尊惠皇帝於是年六月卽位在位二日繼協和帝立自六月二十日至十月二十日在位凡四月

簡尊毅皇帝一甲申。

建福元年西一千八百八十四年至是年六月

五月二十三日

在位一年

咸宜帝一乙酉。

咸宜元年西一千八百八十五年於前年六月卽位同慶元年

至是年西七月五日出奔

在位一年

景尊純皇帝一丙戌。

西一千八百八十五年至戊子

同慶三年十二月西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正月

在位三年

成泰年號起於己丑。

西一千八百八十九年爲成泰元年至成泰十九年

西一千九百七十九年

維新年號起戊申。

西一千九百八年爲維新元年至乙卯

西一千九百十五年爲維新九年

今上卽位於丙辰。西一千九百十六年改元爲啓定元年、萬萬年。

●皇統—我國皇統之繼承亦如日本與舊辰中國之制。究日本憲法第二條云。皇位遵皇室典範所定。以皇男子孫繼承之。我國黎朝以前一世之間多有改元者。惟奉本朝則建元之後不再改。亦與日本同。考日本皇家典範第十二條云。踐祚之後建元號。一世之間不再改。皇帝登極乃由羣臣之推尊。或由前皇之遺詔。然雖奉遺詔。廷臣亦奉表推尊。這表鐫之金冊亦猶之乎百官之有誥敕云者。今請考登光之典禮如左。

●登光典禮—登光者。皇帝卽位之禮也。奉考會典所載嘉隆五年五月日奉世祖高皇帝卽

皇帝位于太和殿。先是文武臣工上表勸進奉旨準允。命官祇告天地列廟再奉

親詣長壽宮祇告至日奉御太和殿卽位。羣臣奉上金冊慶賀禮成奉御入勤政殿。皇子

皇孫皇親及黎氏子孫文武官員各行五拜禮。京師耆老民庶各于乘乾門外瞻拜。是日頒詔天下。

明命元年正月朔聖祖仁皇帝嗣皇帝位。先是文武臣工上表勸進奉旨準允先期命

官祇告天太廟興廟肇廟社稷壇並一獻禮有祝文前二日清晨有司排列

鹵簿儀仗奉先殿庭內監設金案一千几筵前金案二千左右奉安遺詔金寶並袞冕

御服。皇子皇親尊人府文武官員各具禮服分班侍立屆期奉

几筵前行受遺詔禮行禮因朝奠禮部臣奉宣遺詔訖。置于龍劄立授奉聖祖仁皇帝加額再授禮

臣捧立。又恭捧金寶袞冕大臣三恭詣御拜位之東接受大臣三恭詣御拜位之西各立佇候。

奉御恭詣几筵前行禮一獻禮告辭訖恭捧員捧寶立授奉聖祖仁皇帝接受加額轉授接受員

捧立。恭捧員捧。九龍冠立授。接授員捧立。恭捧袍帶員捧袍帶立授。接受員捧立。恭俟禮成。各奉安于龍亭上。再奉聖祖仁皇帝恭詣承天高皇后神座前。親告行四拜禮。又詣皇母太妃宮行家人禮。至日奉御太和殿卽位。內外臣工慶賀禮成。是日頒詔天下。又奉御入內太長公主長公主前妃嬪宮人郡主皇子皇孫妾暨文武命婦自正三品以上各具盛服佇候。興慶門內由內監請旨行慶賀禮。又議準登光大禮告成。請蠲吉。命官展祭原廟。澄國公廟禮品炤依辰享行三獻禮。雅樂設而不作。

紹治元年正月二十日

憲祖章皇帝嗣

皇帝位。先是文武臣工具表奏知慈壽宮太

皇太后。再上箋勸進奉旨。準允先期

命官祇告

郊廟

社稷壇

典禮均與明命元年同。

是月初四日恭閱帝系金冊。是日已刻太監經引禮部司員陳設黃案一于

文明殿正中間

設恭閱金冊案于黃案之次。均南向設

御拜位

于恭閱案之南北向設坐位

于左一間西向

另設黃案一于右邊稍南東向候奉抄錄。屆辰太監請旨宣召文武大臣並禮部內閣堂官各具

黑衣巾于殿庭前佇候。又請旨奉啓金匱。恭捧

金匱

帝系金冊函交內閣堂官接授奉安于正

中黃案上。太監寄奏奉憲祖章皇帝御黑衣巾詣拜位行五拜禮。文武大臣並禮臣閣臣均趨庭按班隨拜訖。內閣一員間班趨進。

恭捧

金冊函奉安于恭閱案上開鎖

捧出

金冊奉憲祖章

皇帝接受加額訖轉授內閣員

捧置于恭

皇帝北向跪諸臣皆跪內閣員跪進金冊奉憲祖章皇帝接受加額訖轉授內閣員

捧置于恭

閱案奉御展閱訖就坐位。內閣員

恭捧

金冊奉置于右邊黃案上。諸臣均趨進跪閱訖。內閣奉

抄訖奉尊置冊函封鎖謹密。再捧置于正中黃案上。各趨出奉憲祖章皇帝再詣拜位行五拜

均與

禮奉尊藏諸臣咸退。

奉以後各登光禮。

前同。(未完)

遊古螺城記所感

楚狂

三三

# 遊古螺城記所感

楚狂

我越之有國已四千餘年。迄今龐然爲一大國。然溯其建國之初。則疆域不過北圻一帶地方耳。故北圻爲國最古遺趾獨多。如雄王宮。如二徵殿。如古螺城。如李八帝陵。到處河山古跡依然。皆足以留萬世之紀念。供後人之憑弔者。然吾人好奇。往往捨近求遠。或弔北國之故跡。或羨泰西之遺趾。以之爲稱談。而對於我國之古跡。則漠然也。噫。談外國事如數家珍。而桑梓名區。宛在夢中。籍談忘祖。非是之謂歟。余客東都數年於此矣。附近之諸名所。未能悉行探訪。恨事也。去臘初五日。因稍暇。始作古螺城之遊。同行者爲日本友人高橋牧野二君。高橋君名惇。台灣總督府書記官。牧野君名豐三郎。在博古學院與余共事者也。搭上午九點鍾汽車。由河城驛出發。纔過數驛。望見鐵道左右有三重土阜。如長蛇蜿蜒而來。樹木陰森。彷彿猶望見其有王氣者。此卽古螺城之故趾者。城爲蜀安陽王所築。王於二千一百八十年前紀元前二百五十五年攻取文郎國。因定都於此。築城廣千丈。盤旋如螺形。故名螺城。又名思龍城。余等在春橋驛下車。卽顧人夫一名攜帶行李。并使爲引導觀覽。各殘址。登高阜上。徐行觀玩。望見田地乍起乍伏。間之以樹木。土民往來耕作於其間。其一種樸野風味。宛然猶見古國氣象。牧野高橋二君以我越古辰代已有此等雄偉建築。不覺贊嘆不置。遍覓諸古樹頽垣下。冀拾得一古物以爲此行之紀念。其好奇心有如此。余則獨自低徊。若有不勝情者。念桑滄變易。乃天演不可逃之公例。無論安陽王當年事業。無有復存者。卽至最近如陳黎歷代。亦均伯圖灰燼。王氣消沉。其可以供吾人憑弔者。祇此一極斷瓦頽垣耳。俯仰今古。則今覩此山河。此風景。此城郭。此人民。亦何暇爲昔人惆悵哉。余等環丘陵竹塢而行。凡數點鍾達到一古亭。爲古螺社上村亭。亭中有聯句云。一神阜葱鬱鐘靈氣村落平

康固古風。此句寔足追寫古螺昔時太平景象矣。村之童子等見余等徘徊觀覽不知何所用意。羣聚而觀每有所往則跟隨之此足以見村民樸陋少有所見故多所怪耳。又行半點即達安陽王廟。廟前有一方湖。湖中土阜突起如海島然。廟門題「俯仰千古」四字傍有石龍二疋。雕刻極美麗雄壯。不知是何時所建。阮公思僑有句云「陟降九天靈入其門者猶想見神弓寶劍興亡千載恨過其地者唯見古木寒鴉」詞甚確切。余等拾級入門暫在廟之東廊小憩用午餚悉卽入內參觀一切廟中陳設頗極壯麗尊嚴然古物則絕少存者。廟扁題「正法殿」蓋王宮之故址也。廟傍爲古螺社亭。昔王之御朝所也。亭扁云「御朝遺規」又有聯云「禮文一代徵前史城郭三重儼故宮」。元年丙紀元一  
六二九年以來碑記甚多。廟之後邊有一古樹甚大。樹根環一古廟卽公主媚珠廟也。廟爲古時花庵故址。廟內有一玉石周圍五尺零如坐几形。史記昔蜀安陽王得金龜神授以爪王乃命臣皋魯造神弩以爪爲機名曰靈光龜神弩。南海郡龍川令趙佗帥師來侵住軍北江仙遊山今屬北  
仙遊縣  
即今北寧遺使請和蜀王喜乃分蜀王戰王以靈弩射之。佗敗走。佗知王有神弩不可敵乃退取武寧山今屬北  
寧省遺使請和蜀王喜乃分平江今東岸縣  
天德江爲界以北趙佗治之以南王治之。佗乃遣其子仲始入侍宿衛并求婚王女媚珠。王許之。仲始誘媚珠。竊觀靈弩潛取其機易之。因托以北歸省親。謂媚珠曰夫婦恩情不可相忘。如兩國失和南北隔別我再來如何得見。媚珠曰妾有鵝毛錦褥常附於身到處拔鵝毛置岐路以示之。仲始歸以告佗。佗乃發兵攻王。王不知弩機已失笑曰佗不畏吾神弩耶。軍逼近王舉弩則已折矣。尋敗走坐媚珠於馬上與王南奔。仲始認鵝毛追之至海濱途窮無舟楫連呼金龜速來救我。金龜湧

出水上叱曰。乘馬後是賊也。盍殺之。王拔劍欲斬媚珠。祝曰。忠信一節。爲人所歎。願化爲珠玉。雪此讐恥。王竟斬之。遂持七寸靈犀入海去。今父安濱州府高舍社暮夜山是王之入海處也。仲始追及之。見媚珠已死。抱尸慟哭歸葬。螺城今古螺東城處。俗名同禁處。有媚珠公主陵墓。相傳媚珠血流水上。蛤蚌含入心。因化爲明珠。尸化爲玉石。今廟中所奉祀者即是也。廟內有聯云。千古樹佳氣鬱葱緣帶情根。環寢廟一片石平生忠信潛靈灑爽伴王宮。又有詩云。婚寇生緣女質辱誓心天地每羞顏。君王骨肉恩墳海。夫婿奸雄罪負山。運去神龜難贖。爪途窮錦褥枉留斑明珠。有淚留何處。僻廟斜陽古樹環。皆爲黎公輝璠所題。又阮公思閻有題句云。千載上是耶。非誰能辦之。靈爪弩機傳外史。五倫中父與夫果孰親也。蚌胎井水獨深情。

安陽王廟外有一古井。水甚清冽。乃昔時公主媚珠粧浴處也。仲始既葬媚珠。悲悼不自勝。乃投身於此而死。俗傳後人得東海明珠。以此井水洗之。色愈光瑩。黎朝以前歷代以此井水爲進貢之物。至黎永盛十四年。阮公沆北使。汲波山井水以代之。試果不驗。清人詰之。時康熙五十七年。公以氣久則散爲對。其後遂罷此貢例。牧野高橋二君在此井傍觀覽。因借汲水者桶自汲而飲。謂此二千餘年之井水最爲難得。宜盡量而飲。庶不負此次懷古之遊。因又取水一樽。自攜而歸。謂將以此送之日本博物院以供人觀覽。斜陽西下。暮烟四起。余等遊興已倦矣。乃尋歸途。路經許黎處。見有名爲御射臺者。一名香台。聞係是昔王御射之所。瓦屋一間半就頽廢。其一種蕭條景色。令遊客低徊不忍去。噫。山河風景原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凡。遊螺城者。孰不與余抱此同感哉。因命筆而爲記。

按蜀之先世以雄王不嫁媚娘之嫌。遂教子孫必滅其國。及安陽王滅文郎國。纔五十年。又以婚嫁關係而至於亡。天道好還。殊毋足怪。况仲始之入侍求婚。王女係一種國際偵察。王又不知防之。不修武備。只恃龜弩。其致危亡亦勢之所必至耳。媚珠以一王女生長深宮。一朝出嫁。夫妻燕好之外。初不復知有何事。所謂結髮爲夫婦。恩愛兩不疑者也。仲始甘言誘惑。竊毀弩機。忠信一節爲人所歎。以至國破家亡。珠沉玉隕。人倫之大變。莫有甚於是也。後人只見螺城井水可以洗珠。遂生議論。初不知彼一巾幘婦人之境遇之心事。與物理上之何如者。殊可恨已。余深憐公主之無辜。安陽王之失策。因感成數絕如下。

### 詠媚珠公主

深宮生長慣嬌癡。世態波濤幾得知。祇爲愛恩疑。壻少竟教忠信被。郎欺珠沉玉隕心。俱碎國破家亡悔亦遲。千古螺城遺恨在。魂縈華表曷勝悲。

### 詠安陽王

我原無詐爾無虞。爲鑒前車始。女吳只念北。南敦國好。孰知壻子逞奸圖。河山多故。龜無爪。骨肉傷心。蚌有珠花廟。千秋公論在。信忠長痛女無辜。

### ● 文苑

#### 夢桂菴詩鈔

教授  
休致  
阮鼎珪

山菴潦落波紋蹙。雲蒸雨意酣無機。羨漁子截網過江潭。

#### 琛陽市

#### ● 潦中乘野舟赴藤

一棹舟如葉。飄然下憲南。人聲陶鄧市。樹色斗

落日牛江渚。秋涼晚泊船。路祠清磬外。琛市暮

帆前巫舞仍遺俗。人烟盛往年。攀留慚父老。行

色正茫然。辰值鄉人賽神留飲

### 雲床江雨渡

三折流何急。經年客又過。青山猶突兀。人事并消磨。雨細涼婦樹。風微淺漾波。通姑戰功在擊楫。吊東阿。

### 博英園

玄菴公別墅相

先君子在清藩日。感事詩中有身當孤注局。家賸博英園之句。今逸其全篇。子珏敬續成之。

球鼎淪東轍。山河淚北轍。身當孤注局。家賸博英園。衰叔三年血。靈均九死魂。平生多感愴。雪

### 蓮花賦并引

關韻始信蓮花九葉全

啓定三年戊午之夏。節届徂暑。道人與客泛小舟遊於綠荷之池。爲納涼計耳。見蓮花幾朵生於村溪無人之墟。而淨植澄鮮。超然不羣。清香不斷。幽韻如新。吾因有感焉。顧謂客曰。昔宋廣平未遇辰。嘗有梅花賦。古之人覽物興懷。豈偶然哉。吾每於風晨月夕。朗讀是賦。猶想見廣平之爲人。而未嘗不歎梅花之擅美於香譜者也。今吾見蓮花有亭亭物表之姿。皎皎霞外之態。而無楊柳顛狂之恥。桃花輕薄之悲。吾亦竊有取焉。因欲賦之。呼童索鉛筆。客曰。否。否。科舉既廢後。漢文寂寞殊甚。漢儒胸中可概見矣。以吾思之。深林不可無蘭氣。空谷不可無足音。况吾與子今日遊於香園之中。非熟場者。比若得漢文而欣賞之。以澆我數年來之渴腸。豈不甚好。請改毛筆。予乃踴勉援筆賦之。嗟乎。遊新社會。提舊因緣。點檢枯腸濡染陳墨。描之寫之。聊見情素云耳。梅花清韻云乎哉。客見之笑曰。吾道鉛筆矣。君其勉之。(今因檢閱舊草。得此。爰錄之。賦如左。)

涕續遺言。

### 玄天觀偕段少菴避暑

郭外玄天觀。招尋亦偶然。市塵幡影靜。午夢鳥聲圓。逕僻僧慵掃。碑列字不傳。勞薪百年內。幾得上方眠。

### 觀太平新省全圖

雲氣接南溟。人烟劃建城。二州襟海定。萬水匯鹽平。下鎮財賦地。雙關人士名。青關郭尚書。東關斐太常。在前黎最有名。遊倦孤客眼。暫對畫圖明。

物有名蓮花者。芬郁冠乎羣芳。潔淨異乎衆卉。蓋造物生此不染之花。將以贈夫有道之士。故自其物者而觀之。但於花中靜契其神。然自其道者而觀之。更於花外別傳其旨。所以佛氏喻法。以蓮花圖終。儒者傳心。以愛蓮說始者也。若夫曲院風過。清波月印。白羽紅粧。遠香幽韻。何淡何濃。若遠若近。覺麗質之難棄。寔芳情之可信。又若紅衣翻翻。未羽何仙。玉彩含淵。不道何玄。一湖之內。一溪之前。而光景爭妍。迎風價以金塘重集。露香猶玉井傳。最愛盈盈隔江水。何須步步羨金蓮。蓋其蓮之爲物也。華嚴作室。洛水爲家。冰魂自在。玉魄不磨。外直而中通。枝蔓不作。自然而秀出。雕飭奚加。故其爲花也。香清以遠。品淨以誇。不苟爲富貴之狀。亦不甘爲隱遜之態。而獨爲君子之花。既擎雨而翻風。香矣色矣。復濯身而浴德。花耶。儒耶。辰與偕行。未學孤竹之苦迹。惟恐汎匪由柳下之和。異哉。地產奇葩。天生異藕。胡不現于陸地。而現于天涯。又胡不茂于春三。而茂于夏九。水哉水哉。於水何取。夏日之日。於夏何有。得非出羣之姿。羞與衆草爲伍乎。得非拔俗之氣。厭與紅紫爲偶乎。身出泥淤。濯以漣漪。察乎於清濁之間。未嘗苟也。人苦炎熱。納以清涼。恢恢乎於蒼生之望。未嘗負也。君真修夫道者。可觀而不可狎。君真抱乎德者。可望而不可接。冉冉亭亭。吐者華兮。含者英。重重疊疊。芙蓉之燦然。而愛其澄鮮。信六郎之不似。嘉九葉之克全。石室夢遙。難彷彿於說。倡談經之夜。濂溪趣近。猶徘徊於光風霽月之天。嗟乎。食果每驗於前因。君非偶爾。洗心以明夫至德。我願學焉。聊染翰于水次。用寄懷于小篇。

## ●初學漢文課法〔續十五〕

廣平順江陳孟檀樂園寄稿

## ▲第三十節 議論之介遺字（續前第六十五期）

裕尊忘政。而陳運於是乎中衰。莊尊復讎。而黎家於是乎再造。季釐篡位。陳祚幾移矣。於此而爲子求婚。元旦未免瓦全之誚。徵女王莫氏當朝。黎家不振矣。於此而巧圖筮仕。程國未免枉道之譏。漢守貪殘。詩索之夫。曾被殺矣。此而不舉兵陷州。其何以舒夫恨。明人暴酷。飛卿阮鷺之曾被執矣。此而不刻志滅賊。其何以復父讎。陳梁分割。北朝日不暇矣。一有曲承頤之寬和。便足以稱雄於交趾。水陸進兵。元人勢甚雄矣。必有陳興道之智略。始可以奪槊於章陽。拿破崙法國英雄也。海島羈縻。自是猶云只末路之屯蹇耳。而數十載之施爲政績。尙傳于歐土。徵女王我越英雄也。禁溪陷沒。自是辰勢之乖屈耳。而五十城之收復。義聲振動於漢庭。拿破崙間世英雄也。無論略地攻城。固可見其有收全歐之氣。而卽數十年之規畫。國會得以便遵循。華盛頓千古人物也。無論民權公舉。固可見其有公天下之心。而卽七八載之用兵。國民賴以雪讎恥。其所已明顯之事。姑舍勿論。但卽其未明顯之事言之。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善戰宜服上刑也。雖然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武備不可一日弛也。導之以政。免而無恥。導之以德。有恥且格。善政不如善教也。雖然有罪見赦。良民受殃。故刑罰不可一日廢也。積善者降之百祥。積惡者降之百殃。然則天居高而聽卑。不可不敬也。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然則民至愚而至神。不可少輕也。治國之道。係乎政事之得失。而地勢之廣狹。非所論也。不然。則三島孤懸之日本。何以稱雄於東海哉。行兵之道。係乎將略之短長。而士卒之衆寡。非所論也。不然。則百萬臨江之苻秦。何以終挫於西晉哉。

（未完）

◎ 民國內之部

▲ 中坼整頓官場之前途

奉 皇上登極以來。常以整頓官場爲念。蓋 皇上洞知夫國中官吏若得其人。則斯民寔蒙其福。而國家之進步可期。於初政之年。已諭勸循良及釐正禮俗。奉聖人之爲民憂者至矣。然以世道既降。人心不古。故官場中或因奔競之弊端。而不能著清廉之寔效。想亦有人奉 吾皇聖明。已洞悉此中情竇。故本年四月朝期。奉面敕內一款。現下官場宜隨其品而定其額。每項干人。俾定衆志而息競心。欽此。欽奉 聖意原欲從根本上整頓。俾一辰獻身於國之人。各有定志。以盡其致主澤民之義務。蓋凡人臣委身事君。當以此義務爲第一本領。而此義務對於今日之人臣。更較重於昔日之人臣。昔辰國關未開。政事之得失。其所關係僅在一國之範圍內。官有失職。則由國內主權施以懲罰。加以釐正。民亦直接仰其恩澤。一官一吏之過失。對於國家政治。無關重之影響。今則交通之辰代也。世界日以進步。人民日以開通。而一國之官場。又爲代表一國民族之根性。其關於國民與外人之瞻望。所繫匪輕也。官場者。卽國中之上流人物也。試有人焉。入其國境。欲知一國民族之根性如何。必先覘國中上流人物之根性如何。况我國爲君主政體之國。官吏者。承君主之命令。以施治諸國民也。官而能盡其義務。則君權以尊。國體以重。官而不能盡其義務。則非惟有負於民。且有負於君於國矣。整頓官場者。卽仁民之道在是。愛國之道在是。而尊君之義正在是也。奉今聖天子。當陽方思振刷百爲。以締造國民幸福。住京貴欽使大臣並機密院列相公。每於會議期。亦

孜孜焉籌及整頓官場一案。竊想他日官場清明之效必大有希望。且也近日因都察院奏請每年派科道二員遍往折轄內各省察訪官吏之貪廉勤怠並民情利病所經過之處社民如有投單控訴何款均聽收執另交所關之衙究察這片已蒙準允又奉聞皇上方思洞悉民隱俾得隨民願欲以籌謀國政除都察院採訪之外奉聖意又擬欲每年派遣重臣遍往諸省以辰宣佈朝廷之德意及收採民間之志願俾上德下宣下情上達而謀國政之公是庶不使人民趨向之岐途大哉聖人謀國之深心誠周至矣要而言之今日之日正爲聖天子勵精求治之日而亦爲人民翹首望治之日。竊想凡官場中人人皆思自奮勉以盡其士對於君下對於民之義務。又竊想凡我國民人人皆當以誠寔之態度忠愛之本領奉法律守秩序以順承國君之政令籌謀自己之福利。凡官吏之不能奉公守法生事索擾不妨引舉寔狀寔證修單投告於當道試觀近日凡民間邀駕告訴之單狀均蒙派員查察以伸民冤此皆我國民所共聞見也。况日下將有科道諸員遍往各地凡我民有何冤枉有何志願有何利病想當明白陳書由科道員投告朝廷非惟爲民除害而且欲知民間之好尚願欲謀有以遂之雖然朝廷固有愛民之善政而此善政之施行有效者要在乎民之能明知灼見以盡其爲民之資格而已我國民乎勿效從前納賂營私之故態而遮蔽上人之耳目亦勿效從前惡名誣告之醜習而失却其忠寔之本領夫欲官吏之守法必我民先自守法而後可奉朝廷至意方急急以除民弊察民隱爲念若我民不知自重自愛不知以至誠眞寔之道對於上人而每慣刁唆欺蔽之故習是非惟自犯刑憲且又適成其爲自殺之道也敬此一語以忠告諸我國民有知識之人物者并附錄都察院片請並奉硃批文如左。

啓定柒年十一月初三日都察院臣申仲懾奏奉炤都察院職掌。凡政事得失民生利弊。有可興革隨事建白。與夫內外職守有廉貪賢否。並得彈糾。自明命十六年奉派科道往各省清查。每年每省一員。又有不期派究案件。履勘災傷監察場務。而於派務之外。途間有所見聞。均得陳奏。故於嗣德年間奉上諭云。都察乃耳目之寄也。自有保護國政間有更改。簡清查之事不行。雖辰有奉派往各省公幹。而當此兩朝幼主。權臣當途。言官守口。習慣日久。幾成伏馬不鳴。朝野幾不知有烏臺之丰采。奉我

皇上臨御以來。每欲振興庶務。而臣院鮮有建明。寔有負耳目之責。茲請復循舊制。斟酌而行。每年請派科道分往各省察訪。除承天府係屬轂輦之下。有所聞見。隨卽聲參。毋須派外存以南自廣南至平順。以北自廣治至清化。請派科道二員。分往察訪。其察訪何事。應先擬定。俾承行者易於遵循。臣仰見我

皇上深注意於國民進步日就文明。而進步之要著。在於生產浮于所用。蓋財裕然後知倫理。生文章發美術。均爲文明發現之象。頗生財之引力。在於農工商賈。生財之阻力。在於病患盜刦。故有牧民之責者。宜尋方法。以除民之疾病。戢盜刦。以安民之生計。隨其地勢。其地質。因其性質。其習慣。而鼓舞農工賈。以廣民財。若因有勢位。而只圖私利。則爲民害甚於疾病。甚於盜刦。是爲進步之阻。文明之賊也。約而言之。科道派員之宜訪察者。民物安康。或疾病如何。生計有無。發達如何。轄內有無盜刦。如何。官吏貪廉勤怠。如何等款。要得寔證。且科道派員。雖不得干預地方行政之事。仍所至之省。應呈所在貴住使及省官預知。臨辰如有需究何款。均由貴住使或省官助成其事。庶得敏濟。至

如經過所在社民如有投單控訴何款。均聽收執。另察單內所控事屬府縣諸員。聽交省官商與貴住使究察。倘事屬省官。遞回。

奏達候奉。裁定。且兩直圻地勢廣袤。一番遍行詳察。必至多辰。而需費頗多。請定每年每直圻科道派員。只察直圻內一二省而已。至次年另察他省。如此則事方得確。費不過浮。而風聲所及。想亦可以懲一警百。其每年所派二員。聽許帶隨候兵各一行。項各一箇月。附費銀量給每員各三百元。除自京至所應察訪之省。轄車費另由所關之衙給行外。存於所察轄內。其遄行之車船馬輶。應支所給銀隨便雇行。餐飯隨在買用。不得取用于地方官。以存事體。且派員已有加給銀足用。若不奉公守法。生事索擾。察有寔狀。請由院長指寔聲參。從重處治。以爲他戒。臣竊擬這款如得寔行。每年國家只費六百元。而貪冗之風漸戢。非惟每年國民可利至十百倍。而地方官自知儆醒。棄其私心。各知愛國愛民。盡力謀爲。以助民進於文明之地。如蒙俞允。請交機密院商行。輒敢聲敍候奉裁定。片面欽奉。

硃批清查之事。正爲糾察廉汚通曉利弊之能。朕於卽政之初。已思及此。惟求其公平正直。寔難其人。茲卿之所請。允合朕意。第爲此舉。須要幹盡公正底人。方無偏徇。不避勞怨。而最宜慎之。此亦國家舊辰典則。久已不行。蓋以公正無其人也。茲允準行。正欲整官場。通民病也。若科道其人聲跡何。情加等重治。毋悔。其這款著錄交機密。遵將批示商行。其這費六百元上下。著戶部摘在探子銀款。以充行費。欽此。

# 扶光伯爵尊室相公告休疏

庭元阮豐貽來稿

武顯殿大學士領刑部尙書扶光伯爵尊室大臣大人今年已七袞矣考其仕宦小史雖未見其有掀揭事業輝炤天地若各國之大臣者然以王室之懿親作三朝之元老由司曹而府縣由府縣而藩臬歷藩臬而黃門用時如此其專行政如此其久四十年間宦途風雨官常恪守風度屹然蓋人人所共見縱不清廉勤謹鞠躬盡瘁果能如是乎予願爲人臣者倘不能與各國人臣齊驅並駕而皆見利不貪操履無咎純謹有常如尊室大臣其人者斯亦世降之一幸也大人今年已老再三乞休不以臺閣之榮忘却田園之樂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老子所謂知止知足大人有焉是可錄

臣尊室謹奏爲將具情陳懇緣絲屢瀝下忱仰祈

睿鑒事竊念臣才粗學淺濫預慶譜幸列穹階深惟此身臣子兩繫固宜永矢丹心盡瘁而後已何敢尋便爲保身計仍奉炤休致自有國家定例年五十五通籍得二十五年例得休致而臣之年限均已過之臣年六十九歲通籍除丁艱俟補外現得三十九年零白來仰見

皇上義敦睦族圖用舊人不棄簪履之遺以爲本根之庇而臣未能少有報補致未敢以身陳乞一片私衷想有天日鑒臨臣不敢以瀆陳也奉今

聖明在上振刷百爲其於國計民生視前尤爲進步近奉駕御如西重申舊好又奉特命東宮皇太子殿下仍留肄讀旣授之歐學以增廣見聞且辰習漢文以恪遵典則將來神器有所歸而國本日以益固矣况茲在朝有列大臣並貴保護諸大臣同心協德庶務各已就緒正文明日

進之辰代也顧臣老大氣力已不如前力與心違自揣不堪驅策臣經奉面奏援例請休未蒙準允近又攖兩手骨節疼痛舉止良難兼以兩耳重聽若眩勉行事深惟遲誤是懼輒敢冒昧陳請伏望 軫臣之愚 察臣之誠 準臣得謝事休致以養殘年寔賴 紓全之大德也頗臣家居闕下臣 寓在富榮縣賴世社蒙 準遯回遇有 賽節謹請隨班趨拜以表戀 闕之忱與有所見所聞謹以趨八陳告則臣雖退處田園而圖報此心無敢少異尤願 宰衷有加無已內敦孝治外睦邦交奠國家於盤泰之安使朝野享昇平之福臣餘年得以仰觀 德化之成寔天下臣民之大願望也亦臣之大願望也臣臨疏不勝惶恐之至謹 奏

啓定七年十月二十六日題

### ▲京宦近信

近日蒙 旨準武顯殿大學士領刑部尙書尊室忻公陞文明殿大學士致仕東閣殿大學士領吏部尙書阮有排公加太子少保銜領首相充機密院大臣禮部尙書胡得忠公兼管欽天監事務協佐大學士領學部兼兵部尙書申仲憲公加太子少保銜南定總督休致范文樹公充戶部尙書乂安總督陳廷柏公充刑部尙書平定總督武廉公充工部尙書內閣更易政令必爲之一新本誌謹此預爲國民致賀。

本誌原漢文主筆鴻臚寺卿阮伯卓先生陞光祿寺卿易云「鴻漸于陸」班賦云「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正阮先生今日事也。本誌同人謹以此爲賀。